

“读·品·悟”

微型小说系列

世界微型小说经典

SHIJIEWEIXINGXIAOSHUOJINGDIAN

□ 江曾培/名誉主编 郑允钦/主编 云清/选编

美洲卷

· 下 卷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读·品·悟” 微型小说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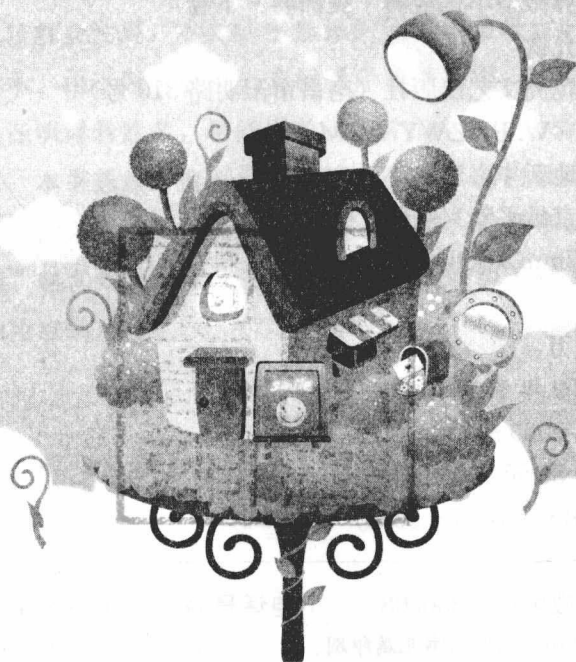
世界微型小说经典

SHIJIEWEIXINGXIAOSHUOJINGDIAN

□ 江曾培/名誉主编 郑允钦/主编 云清/选编

美洲卷

· 下 卷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微型小说经典·美洲卷/郑允钦主编.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ISBN 978-7-80647-189-0

I. 世... II. 郑... III. 小小说—作品集—美洲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5738 号

书 名: 世界微型小说经典·美洲卷·下卷

主 编: 郑允钦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 WWW.BHZWY.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20 万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49.80 元 (全二册)

书 号: ISBN 978-7-80647-189-0

邮政编码: 330008

电话号码: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美 国

共进晚餐	克·莫利(1)
人质	柯鲁克(4)
康康舞	维万特(5)
浪子归来	哈米尔(8)
我的私有财产	德米勒(11)
拿破仑的帽子	科姆罗夫(14)
博士	亨·斯莱萨(18)
酋长	亨·斯莱萨(20)
电脑电话联网之后	索恩斯坦(22)
医院需要病人	阿·巴彻沃尔德(24)
无价之宝	伯纳德(26)
品尝家	莫里斯(29)
两个陌生人的爱	布兰克(31)
我想要一个老婆	西菲斯(33)
我是一只实验室老鼠	佩雷特(36)
遗嘱	布拉克福德(38)
一磅黄油	海伦·霍克(42)
鹤鹑	伊格夫(44)
幸福狂想曲	格·佩利(49)

相似的人 昆泰尼拉(52)

巴 西

佩德罗大叔的遗嘱 雷东多(55)
彬彬有礼的强盗 安德拉德(60)
躺在草坪上的姑娘 安德拉德(63)
胆小的人与手表 安德拉德(66)
邂逅 维里希莫(69)
跳神 维里希莫(72)
垃圾 维里希莫(75)
抢劫 维里希莫(79)
非法入境的婴儿 瑞瓦埃斯(82)
旅途女伴 萨比诺(85)
赤身裸体的男人 萨比诺(88)
光头 安·鲁宾(91)

阿根廷

死人的对话 博尔赫斯(93)
达不到目的的巫师 博尔赫斯(96)
博尔赫斯和我 博尔赫斯(99)
双梦记 博尔赫斯(100)
花园余影 科塔萨尔(102)
被占据的住宅 科塔萨尔(104)
找不到对象的姑娘 莱·巴尔莱塔(109)

墨西哥

换妻记 阿雷奥拉(112)

- Baby H. P. 阿雷奥拉(116)
都是因为我们穷 鲁尔弗(118)
你该记得吧 鲁尔弗(122)
蓝眼睛 帕 斯(125)
遭遇 帕 斯(128)

哥伦比亚

- 最近的一天 马尔克斯(131)
有人弄乱这些玫瑰 马尔克斯(134)
八月的鬼怪 马尔克斯(138)
巨翅老人 马尔克斯(141)
基蒂·维洛利亚 胡切奥(147)

加拿大

- 我何以不参加国际冠军赛 里柯克(149)
琼斯的惨剧 里柯克(153)
我与金融界的一段因缘 里柯克(156)
势利小人 卡拉汉(160)

厄瓜多尔

- 狗的夜宵 库阿德拉(164)
三只乌鸦 坎波斯(167)

秘 鲁

- 地址有误 里韦伊罗(172)

多米尼加

女人 胡安·包什(176)

哥斯达黎加

日蚀 塞莱尔(179)

智 利

当玫瑰开花的时候 普拉多(182)

乌拉圭

怪人 比亚纳(184)

一报还一报 贝内德蒂(187)

三封信 奎罗加(190)

编后记 编者(193)

共进晚餐

[美国] 克·莫利

作家罗伯特·厄威克尽管经常听到种种赞词，但对奉承话尚未达到无法领受的程度。所以，当他收读下面这封来信时，心情仍是相当愉快的：

罗伯特·厄威克先生：亲爱的先生，我读完了您发表在《周末之夜的棍子》杂志上的小说。这并不意味着我能买得起这类期刊，不过我还是从公园的长椅上把它们选购回来了。厄威克先生，我是个穷光蛋，但却养成了读文艺作品的嗜好，我要说，您那篇题名《钢铁拳手》的短篇小说堪称上乘佳作，为此我向您谨表祝贺。厄威克先生，这又使我想起另一件事，我早就想为此给您写信，可又怕打扰您。有时候，我也提笔写点东西，但愿这一点能激起您对一个不幸的艺术工作者的同情。我是个穷光蛋，没有工作，不过这不是我的过错。我有个病婆娘，好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整夜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她，所以也就无法去从事我那耗费脑力的工作了。厄威克先生，我有一个病婆娘和七个孩子，得养活他们，马上又该交房租了，房主老拿撵我们出去相威胁。我和我老婆一心只盼望着在不久的将来，当第八个孩子出世时，上帝会赐福给我们。出于对文艺的酷爱，我们用作家的名字给我们的孩子命名。鲁法亚尔德·吉卜林，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欧文·科布，罗伯特·斯蒂文生，法兰西斯·布利特·哈特，哈丽特·伴切一斯陀。由于你丰富了文学宝库，为了表示对您的敬意，我决定把这个即将诞生的孩子起名叫罗伯特，如果是男孩就叫罗伯特；如果是女孩就取名厄威克。这就是说，在

我们家里您等于是一位教父。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您是否愿意给那个将以您的名字命名的教子定做一件小小的礼物。比方说拿出二十美元就行，不过如果可能的话不要用支票，因为我暂时遇到一点麻烦，银行里封存了我的账户，所以对我来说，用现款买日用品比较方便。

有一次，我已经把这封信写好了，但又把它撕掉了，我不想打扰您。可是眼下这种穷日子迫使我不得不开诚布公地把一切都告诉您。盼望您写出许多像《钢铁拳头》这样优秀的作品，把我们的文学宝库打扮得更加漂亮。永远忠于您的

亨利·菲利普斯

东三十四街四五四号

这封足以显示他那卓越才华的来信，厄威克先生一连读了两遍，然后笑了笑，望望自己的钱夹子，从中取出一张崭新的十美元纸币，装进一个信封，准备给自己的崇拜者寄去。随款还附上一封态度友好的短简，以祝福那个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即将出世的婴孩。

约摸过了两个礼拜，一天早餐时，厄威克在桌上发现了一张满是油渍的明信片，上面写道：

亲爱的好朋友：孩子生了，特别使人高兴的是生了个男孩，已经给他做了洗礼，取名罗伯特·厄威克·菲利普斯。但十分遗憾的是这孩子身体虚弱，大夫让给他服用波尔特温酒，大夫说不然他就活不了啦，我和我老婆收到您寄来的丰盛礼物，感到非常幸运，真希望这孩子赶快长大，好告诉他谁是他的恩人。您能否给我们寄五美元来，好买波尔特温酒。

非常感谢您！

亨利·菲利普斯

罗伯特·厄威克感到诧异：怎么能让新生婴儿服用波尔特温酒呢？有一天早晨，他去市中心办事，便决定顺便去看看这位菲利普斯先生的住所，看看他的教子近况如何。假如那孩子真有病，他也许还要捐助一小笔钱，以保障孩子进行必要的治疗。按照地址，他找到了一座被许多

酒馆层层包围起来的、破旧不堪的房子。有个衣衫褴褛的小姑娘给他指了指菲利普斯先生家的门。厄威克敲了几下，没有应声，他便推开门走了进去。

菲利普斯的住所包括一个小房间、一张床、一盏煤油灯和一张堆满信纸、信封的桌子。在这里，菲利普斯夫人也好，教子也好，其余那七个下一代也好，连个影子也没有。厄威克走到桌子边。

显而易见，菲利普斯的文学才能是极其有限的，这一点从那几封已经开了头、分别写到不同程度的信件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不过，所有这些信的内容都跟他写给厄威克的那封信一丝不差。美国许多作家都是菲利普斯的收信人，在每封信中，菲利普斯都建议用帕尔纳斯某位老住户的名字来为即将出生的婴儿命名。桌子旁边堆着一堆旧杂志，看来精明能干的菲利普斯先生就是从这里面搜寻到他所爱戴的作家的大名的。

厄威克阴沉地冷笑一声，踮起脚尖走出房间。在楼梯上他遇见一个体态臃肿的女清洁工，便向她打听菲利普斯先生结婚了没有。“威士忌酒——这就是他的老婆跟孩子。”那女人回答。

一个月之后，厄威克在《周末之夜的棍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以菲利普斯为主人公的小说，得了五百美元。小说登出后，他给罗伯特·厄威克·菲利普斯的那位父亲寄去一份刊物，并附上一张便函：

亲爱的菲利普斯先生：我应该找您四百九十美元。有空请到我这里来玩，咱们共进晚餐，我请客。

邵国瑞 译

人 质

[美国] 柯鲁克

电话铃响了，罗伯特博士赶紧走了过去。

“喂，你是谁？”

“听着，你女儿玛丽正在这里。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将三万美元送×街二十六号。我想你是不会吝啬的，否则……”

罗伯特博士听不下去了。昨天他去纽约大学作学术报告，想不到回来时，玛丽已成人质。

“喂，玛丽真在你那里？我不相信。你能否扭一下她的耳朵，让我听听她的叫声？”

“当然可以。”随后，传来一阵爆炸声。原来玛丽是博士设计制造的机器人，而耳朵则是引爆开关。

肖江 译

康康舞

[美国] 维万特

“我想开车出游，”他对妻子说。“一两个小时后就回来。”

他常常只用几分钟的时间离家去邮局或去商店，但却把大量时间花在四处游荡、干零活上——菲克斯特先生，他的妻子这样称呼他——而且，他还绘画，尽管水平很低——他以此为生。

“可以，”他的妻子欣喜地说，好像答应了他的要求。实际上，她真不喜欢他外出；在家里和他在一起她感到安全些，而且他还帮助她照看孩子们，特别是照看婴儿。

“你高兴摆脱我，是不是？”他说。

“嗯哼，”她面带微笑说。这种微笑刹那间使她看起来很美——平时她没有这么美。

她没有问他去什么地方。她不是爱打听别人事情的人。尽管嫉妒心重，但却保持沉默，其表情令人难以捉摸。

他一边穿外套，一边注视着她。她正与他们的大女儿在客厅里。“跳康康舞吧，妈妈。”女儿说。于是她举着裙子跳康康舞，面朝着他把腿踢得高高的。

他不是简单地开车出游，像他说的那样，而是要去一个咖啡馆，与萨拉约会。他的妻子认识萨拉，但萨拉与丈夫的关系并没有引起她的怀疑。他要带着萨拉去湖边的别墅。对此他的妻子一无所知——他有这套避暑别墅的钥匙。

“好吧，再见。”他说。

“再见。”她回了一声，依然跳舞。

这并不是一个丈夫希望他的妻子——他将把她留在这里去找另一个女人——采取的行动，他想。他希望她缝纫、洗衣，但千万不要跳康康舞。是的，做一些枯燥无味的事情，像给孩子们缝补衣服。她没有穿长袜，没有穿鞋子，她的腿看起来既白嫩又光滑，简直不可思议，仿佛他从来没有碰过或接近过。她的脚在空中上下舞动，似乎在向他点头致意。她抓住隆起的裙子，引人注目。她现在为什么整天干这种事呢？他迟迟不走。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嘲笑的光芒，接着她大笑起来。她跳舞时，女儿和她一起哈哈大笑。当他离开家时，她仍然在跳舞。

他回想起安排这次约会的困难——去电话室给萨拉的办公室（她也结了婚）打电话，她出去了；他再次给她打电话，盲音；硬币不见了，他打开电话箱的门，取回；最后，给她打通了电话；她叫他下周再打，终于说定了日期。

当在咖啡馆等她的时候，他对自己希望她不来的念头感到吃惊。约定的时间是三点，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分钟。对，她常常迟到。他看了看表，然后看了看风景窗，寻找她的小汽车。有一辆小汽车很像她的，但不是——上面没带行李架。那辆光滑的金属顶盖的汽车给他带来了特殊的快乐。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三点十五分。也许她不来了。不。如果她当真打算来，此刻正是她最有可能到达的时间。二十分钟过去了。哈，现在有希望了。为什么说有希望？多么奇怪，他会希望她不来！如果他真希望她失约，那他为什么安排这次约会？如果她不来，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现在的一切愿望就是吸专为他们准备的香烟，喝专为他们准备的咖啡，而不是专心做事。他多么希望能够开车出游，自由自在，安然舒适，正像他曾经说他愿意做的那样。然而，他等待。到了三点三十分，她来到了。“我差一点放弃了希望。”他说。

他们驱车前往湖边别墅。当他拥抱着她时，他不可能想念她，因为他不可能想念他的生命。

“你在想什么？”后来她问道，她感觉到了他的分离。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真想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是的。”她说。有点忧虑不安。

他强忍着笑，好像他要告诉她的事情太荒唐可笑，愚蠢无聊。“我当时想有人在跳康康舞。”

“噢，”她说。心情安定下来。“有一会儿我很担心你在想念你的妻子呢。”

凌宏勇 译

浪子归来

[美国] 哈米尔

他们一行共六人：三个小伙子，三个姑娘，正动身去佛州的某海滨小城度假。他们的纸袋里装着三明治和酒，在第三十四街搭上了长途汽车。纽约城阴冷的春天在他们的身后悄然隐去，现在，他们渴望着金色的沙滩和滚滚的海潮。

车过新泽西时，他们发现车上有个人像被“定身法”定住似地一动不动。他叫温葛——坐在这帮年轻人面前，风尘仆仆的脸色像张面罩，叫人猜不透他的真实年龄。他身穿一套不合身的朴素的棕色衣服，手指被烟熏得黄黄的，嘴里老在嚼着什么，坐在那儿，一声不吭。

深夜，汽车开到一家名叫霍华特·琼森的饭馆门口停车，除了温葛，大家都下了车。这些年轻人开始纳闷起来，他们很想知道他是什么人，也许是个船长？也许是抛弃妻子溜出来的？当然也有可能是退伍回家的。

等他们再回到车上时，有个女孩坐在他身边，跟他搭讪起来。

“我们去佛州，”姑娘朗声说，“您也去那儿吧？”

“我不知道。”温葛说。

“我从没去过那地方。”她说，“据说那儿很美？”

“很美。”他低声说，脸上的表情使人觉得，似乎有一件他一直想尽力忘记的事袭上心头。“我曾在贾克逊威尔当过海军。”

“想喝酒吗？”她问。他笑了笑，接过酒瓶猛喝了一口，谢过她，他又一声不吭了。过了一会儿，温葛入睡了，于是她回到同伴那儿。

第二天清晨，当他的睡眼惺忪地醒来时，发现汽车又停在另一家霍华特·琼森饭店前了，这次温葛下车进饭馆了。那姑娘一再请他跟他们

一起用餐，年轻人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如何在海滩上露营，而他却显得缩手缩脚。他只点了一杯黑咖啡，神经质地抽着烟。回到车上，那姑娘又坐在温葛身边，过了一会儿，他开始痛苦地、缓慢地对她说起了自己的身世：这四年他一直在纽约坐牢，而现在他正回家去。

“你有妻子吗？”

“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她吃了一惊。

“唉，怎么对你说呢，我在牢里写信给妻子，对她说：玛莎，如果你不能等我，我是理解你的。我说我将离家很久很久，要是她无法忍受，要是孩子们经常问她为什么没有了爸爸——那会刺痛她的心的，那么，她可以将我忘却而另找一个丈夫。真的，她算得上是个好女人，我告诉她不用给我回信，什么都不用，而她后来也的确没有给我写回信。三年半了，一直音信全无。”

“现在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也不知道么？”

“是这么回事。”他难为情地说，“上星期，当我确知我提前出狱时，我写信告诉她：如果她已改嫁，我能原谅她，不过要是她仍然独身一人，要是她还不厌弃我，那她应该让我知道。我们一直住在布朗斯威克镇，就在贾克逊村的前一站。一进镇，就可看到一棵大橡树。我告诉她：如果她要我回家，就可以在树上挂一条黄手绢，我看到了就下车回家。假如她不要我回去，那她完全可以忘记此事，见不到黄手绢，我将自奔前程——前面的路还长着呢。”

“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姑娘感到十分惊奇，于是把事情告诉了伙伴们。温葛拿出他妻子和三个孩子的照片给他们看。距布朗斯威克镇只有二十里了，年轻人赶忙坐在右边靠窗的座位上，等待那棵大树扑入眼帘，而温葛心怯，他不敢再向窗外观望，他重新板起一张木然的脸，似乎正努力使自己在又一次的失望中昂起头。只差十里了，五里了，车上一片静悄悄。

突然，晴天一声霹雳——青年们一下子都站起身，爆发出一阵欢呼！他们一个个欢喜若狂，手舞足蹈。

只有温葛不知所措，呆若木鸡。那橡树上挂满了黄手绢，二十条，三十条，兴许有几百条吧——好像微风中飘扬着一面面欢迎他的旗帜。在年轻人的呼喊中，老囚犯慢慢地从座位上站起身，向车门走去，他迈出了回家的步子，腰杆挺得直直的……

唐若水 译